

◆青春

第三只耳朵

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刘欣怡

从我记事开始,奶奶总喜欢给我剪厚厚的刘海,刘海总是完全遮住我的耳朵。

一年夏天,很是闷热。当奶奶再一次给我剪刘海时,我挣开她,疑惑地问:“奶奶,为什么要用刘海遮住我的耳朵?”奶奶愣了一下,然后用布满皱纹的手覆盖着我的右耳,再牵起我的手,引导我去抚摸右耳下方的那块指甲盖大小的肉,说:“傻孩子,你长了‘三只耳朵’,是不能让别人看见的。”我摸着那块小小的肉,心里充满了疑惑。

也许是耳下的肉对我的影响不大,它渐渐被我遗忘。我不再留刘海,扎起了马尾。

到了小学,在集体生活中,一点小事都常常引起同学们的讨论和热议,而我与别人不同的右耳成了他们讨论的“热点”。

一天,一位女同学神秘兮兮地走到我旁边,弯下腰,一把捏住我右耳下的肉。我被

吓了一跳,问她:“你干什么?”那位女同学笑嘻嘻地说:“你这个是什么啊?是耳朵吗?怎么跟我的耳朵长得不一样,你是不是有三只耳朵!”我被她问得一愣,转过头小声地说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那位女同学“哦”了一声,便走出了教室。

由于那一次的惊吓,我又剪了厚厚的刘海。

在一次课间,有三名同学向我走来,她们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。我下意识捂住了右耳。她们走到我旁边,弯腰打量我,说:“有人说你有三只耳朵,可以让我们看看吗?我们真的很好奇。”我听到这话,心里一惊,摇摇头。她们相视一笑,说:“我们真的很好奇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,就有一位女同学一把掀开了遮住我右耳的头发,说:“快看,好奇怪的耳朵。”“什么,我要看!”“什么,什么,我要摸!”在一阵推搡中,我只觉右耳

下方一阵剧痛。

从那以后,我剪了短发,厚实的头发贴在我的耳边,给了我抬头的勇气。我从未见过耳下那块肉长什么样,但我每次抚摸它,它都给我柔软的触感。我曾想过剥离它,割舍它。但当我用力扯它时,它又在告诉我,不要在意他人的目光。慢慢地,我又开始露出耳朵,尽管还是会引起他人异样的目光,但我不再害怕也不再畏惧。

我接受自己与他人的不同,接受他人的目光。

上了初中,我依旧保持露出耳朵的习惯,我忘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。当我抬手摸到那只耳朵,我就会微微一笑。我不再用刘海和头发去隐藏它,我不会去厌恶和畏惧它,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自己。

我有一只“小耳朵”,它让我与众不同。

(指导老师:陈格格 周亚平)

青少年文艺

QINGSHAONIANWENYI

◆回望

追梦圆舞曲

新邵县第一中学 何沛珊

在闷热的、充满了物理公式的教室里,头晕胸闷的我捏着鼻梁埋头写着自己的物理试卷。

数字和文字似都一样,一样让我窒息。窗外的阳光有些刺眼,抬头一看,四周全是低头写题的。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编成一张无形的网,使我透不过气来。日日刷题使我的激情已然耗尽,像一条河被烈日烤干。这时,吹来一缕夹杂着热气的风,风带来了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小家伙——一枚飞翔的蒲公英的种子。它随风左右摇摆缓缓降落,我本能地伸出手抓住它,摊开手端详它,思绪渐行渐远……

小时候我住在外婆家。外婆家后面有一个矮坡,由于长期无人打理,坡上长满了蒲公英。每当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开,它们旋转、飘飞,似调皮的小精灵,我就会陷入一种奇妙的幻觉之中。这些白茫茫种子的曼妙舞姿,胜过烟花绚烂,胜过银河飘渺,胜过百花妖娆。

每当这个时候,我总喜欢

站在“舞台”中央,伸出双臂,舒张身体的每一个毛孔。我感觉每一个发梢都有一个镂空的银色铃铛,伴着清风和蒲公英种子一起演绎这曲绝美之舞。每当我弯下腰拈起一株蒲公英,轻轻一吹,我似乎能听到一种声音。

它们不知疲倦地寻找、寻找……终于,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或许不是所有种子都有幸置身于肥沃的土壤里。对于蒲公英来说,寻找的本身似乎就是它们生命的意义。

我慢慢抬头仰望依旧运转的风扇。同桌似乎发现了我的异样,手掌一下拍在我的试卷上。我猛地回过神来,四处张望,生怕声音太大打扰到别人写题。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后,我低头看自己的手心,却发现它早已不见踪影。我拿起笔,深吸一口气,继续写题。这时,我发现原来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也可以合成一首美妙的曲子,那么迷人动听。

(指导老师:张朝曜 李丽梅)

◆感悟

岁月的忧伤

武冈市展辉学校英才部九年级 戴芷珊

光阴很温柔,温柔地照拂着我们这些孩童长大。光阴又好残忍,残忍地摧毁着我们挚爱之人的身躯……

听到爷爷住院的消息,电话这头的我再也无法平静。听爸爸说,爷爷当时有些小感冒,但是他自己不知道,依旧上山干活,结果就晕倒在山上。被发现的时候,救护车都不愿意拉了,说他没得救了。听到这里的时候,我的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
校园里有两棵银杏树。银杏叶黄澄澄的,明艳艳的,以前我总爱站在楼上欣赏那束束扇形的黄叶子。可今天,我看着在风中飘舞的银杏叶,忽然感觉它就像人的生命一样,总有一天会在风中凋零的。由此,我不再喜欢银杏叶了!

印象里的爷爷,总是佝偻着身子,穿着军绿色的外套、军绿色的胶鞋,而胶鞋上总是沾了很多泥浆。爷爷只有小学文凭,所以他总是希望我们一家人好好读书,有出息。小学的时候,我是那么不懂事,总是缠着爷爷让他给我买零食吃。有一次吃坏了肚子,爷爷慌慌张张地背着我去医院。妈妈知道后怒斥我。是啊,山路那么陡,爷爷本来就佝偻着身子,我应该扶着爷爷才是,而我竟然让爷爷背我走!万一摔倒了咋办!每每想到这里,我总是要责怪那个不懂事的自己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挨过这几天的。我每天浑浑噩噩的,人在教室,心却早已飞到了爷爷身边。

终于,爷爷缓过来了!他的精神好了很多。我长出一口

气,这才意识到,这几天,我仿佛就没有畅快地呼出过一口气,似乎每一根神经连同自己的呼吸都是在紧绷着。爷爷精神还不错,谢天谢地!

月假一回家,我便飞奔去爷爷奶奶家。幸运的是,爷爷已经顺利出院。可是我的奶奶,她却认不得我了。

“奶奶,我是芷珊。”我一遍遍地重复着,急切而又心酸。爸爸和我说,前几年,奶奶几乎一个人都不记得,但她只记得芷珊,考了第一的芷珊。可现在,她连我也忘记了,仿佛她的世界变成一片空白。

光阴啊光阴,你可真是残忍呀!

在我的声声呼唤下,奶奶终于想起来了。她说:“你长得太快了,小时候都还没怎么好好抱过你,现在一眨眼就是十多岁的大姑娘啦。”奶奶的背非常弯,整个人还不到我的肩膀高。我站在她旁边,虽然笑着应着,眼睛却是红红的。不过我还是很感恩,感恩奶奶能够再次记起我,虽然她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忘了我四次:“今晚你是在家里住,还是要回学校住?”

相处的时光总是很短暂,一转眼就到了要离家返校的时候了。临走之前,我抱了抱爷爷奶奶,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拥抱,仿佛只有抱住他们,我就能实实在在地抓住幸福。但是,要说再见的时候,我却怎么都说不出口。我也无法准确地找到车的门把手,因为我的眼中一片模糊。

光阴啊光阴,请对我的爷爷奶奶温柔一点。

(指导老师:马静 林日新)

◆观察

“鱼尾姐”的语文课

城步二中枫岭文学社 肖悦

“你们几个,没听见铃声吗?一个一个跑哪去啊?”鱼尾姐边说边拿木棍敲打着桌子,眼神却未曾离开那几个试图偷摸着离开的“臭小子”。

“我去上厕所。”“我也要上厕所。”“我也是。”说完,这几个“臭小子”一股脑儿全跑没影了,留下鱼尾姐在那干瞪眼……

为什么要叫“鱼尾姐”呢?这个称号,是我们从她的名字里总结出来的。别看鱼尾姐平时对我们很温柔,一副很好相处的样子,这一切都只是在未曾触及她底线的情况下所享有的待遇。鱼尾姐的严,那不是一般严。在

班级中,没有人是不惧怕她的。每次犯了什么事,她总能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来惩罚犯错者。久而久之,大家都被整怕了,也不敢轻易放肆。

但鱼尾姐的课是十分生动有趣的,总能让人深陷其中,不可自拔。“开琼筵以坐花,飞羽觞而醉月……”语文课上,鱼尾姐将同学们引入那酒醪花浓、群贤毕至的桃园,欣赏“惠连”们的助酒佳咏。可同学们都不喜欢背诵默写!我们思考屈辱犄牙又博大精深古文,沉浸其中;我们热爱遥远而朦胧的诗文意境,流连忘返。然而,一旦加上背诵和默写的任务,就犹如披上了一道枷锁。

◆记录

游灵隐寺

武汉大学文学院 杨楨宇

从峰间乱石中流下清冽的泉水,汇成一方小池塘。峰下有座亭子,我与老僧坐了进去歇息。从亭中可清楚地看见池塘里的生灵,十几尾肥硕的锦鲤懈怠地待在莲叶下发呆,而一只长得有点丑的青蛙看了我一眼就马上跳走了。老僧双手合十,默念了几声经文。正恍然间,发现又有一只猫懒懒地踱着步子走了过来,惬意地趴在老僧边上打盹。他见我望过来,苦笑着说这几只猫是寺里用来捉偷灯油的老鼠用的,迫不得已让它们双手沾满“罪孽”。我心中一动。

踩着湿润的青石板进了院子里。一路上,几名劳动的僧人,见了我一一行礼;我自是回礼。墙角有个年幼的小沙弥逗着麻雀,他见了我也奶声奶气地向我问好。

寺里的佛像庄严肃穆。雨声渐大,起身时忽闻院子那头的殿堂开始唱起经文。老僧不见了,我也不急着去寻他。庭中

这让鱼尾姐很是苦恼,每天冥思苦想,为找出适合我们的方法绞尽脑汁,夜不能寐。

一天上课前,她让我们玩了个简单的小游戏——你问我答。“你觉得语文为什么要背诵默写呢?”她问。大家各有各的说法,貌似每个人说的都十分有道理。一个胆大的同学举起手,反问了鱼尾姐。鱼尾姐的回答使我们深有感悟:“背诵默写,其实是一种仪式。背诵能使人一字一句地读,一丝一缕地品,这样才能体会文章的精髓;默写逼人与遗忘作斗争,那文章的精神便悄无声息地刻入灵魂……”

鱼尾姐的一番话使我们久久不能回过神来。她那悦耳动听的声音回荡在我们的脑海中,有一下没一下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。

鱼尾姐的故事很多。她的教育很独特,柔中带刚,等我长大,我也想成为一个“她”。

(指导老师:宋阳玲 陈彬)

水杉家园

朱巨滨 摄



绕过算不得曲折幽秘的山路,便到了这座古寺。

雨丝微凉,斜织出一片朦胧的帘幕。撑伞行走在青石板上,小径两旁的树枝在雨中微微晃动。不远处传来诵经声,涤荡尽了心中的劳累。

寺前的广场很大,人并不多。寺门正对面是一块赭红色的石壁,上书四个大字“咫尺西天”。从广场径直走向寺门,慢步走过一座石桥。在桥上抬头,便可见隐藏在郁郁葱葱树叶间的“灵隐寺”的牌匾。桥下,山泉清澈地淌过。我走过那座古桥,袖口被水汽和雨丝打湿,耳畔是苏东坡和黄庭坚同样倾听过的泉声。

循着泉水,且行且吟。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只有王摩诘的诗才能传达出此时的禅意。

年长的知客僧领着我缓缓前行,路上未说一语,只是带着清淡的笑容。路上,看到有猫在树间追捕蹦跳的鸟雀。它刚伸出爪子,却被僧侣喝住,只能回到树丫上继续假寐。寺中,满目皆绿,有清泉在青苔间的淡绿、有杨柳在岸边的鹅黄、有古樟枝头的浓绿。

钻过着绿色的小径,三步两步豁然开朗,前边是飞来峰,并不很高峻却很突兀。